

## 窗玻璃上的霜花

□冯文超

躺在唐古拉铁路工人的房间里，感觉身子一点点往上飘，缺氧的反应使头又闷又涨。房间里倒不太冷，电暖器嘶嘶响着，再吸上点氧气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晨睁眼，见窗玻璃上结出片片洁白的霜花。久违了，这冰清玉洁的玻璃霜花！禁不住高兴地叫了起来，顿时忘记了这高海拔给人带来的不适。

霜花结得不是太多，玻璃的空白处是大海一样的深蓝——那是唐古拉天空深邃的颜色。这样的衬托反而使霜花显得更加独特别致，它们就像是一片片被海水冲激起的海藻，纤毫毕现。在我黑土地的家，冬天也寒冷异常，黎明乍醒时可见到玻璃上的霜花，图案形象奇异缤纷。然而，今天在这披满冰雪的唐古拉山上见到，却是另有一番滋味。

窗外，是草原，起起伏伏，向远处铺展；几条小河冻凝成洁白色；再远处是山峰，线条柔和起伏，上面覆着片片白雪，反射着青蓝色暗影。这里的山不像昆仑那样挺拔峻峭，民间有“昆仑险，唐古拉高”之说。

草地上，一缕蓝白色的炊烟袅袅舞动，飘来一丝温暖的慰藉，那是一家牧民的冬窝子，他们的女儿卓玛也在这铁路上工作。那帐篷里很温暖，蓝色火苗的牛粪火，滚烫的酥油奶茶，工友们都享受过。有时，他们也会把工区的一些蔬菜水果送到帐篷里。

雪是这里的常客，它经常闪亮出场，动不动就玉龙飞舞，周天寒彻。一会儿就把枯黄色的草滩抹白，让这天地都变成另一种颜色。这里的雪也很怪，不按常理出牌。一次，风雪袭来，说是把钢轨埋了。工区的工程车出动了，但却被堵在公路上开不动，原因是路上的积雪太多，一堆一堆如小山一样。于是大家只有下车，先清理公路上的雪。可是，等赶到铁路上一看，这里的雪却是一片平展展的，看着很均匀，温柔地闪着淡蓝的光，雪中埋着黑黝黝的钢轨。

说唐古拉是冰雪仓库，这话不假，不知它储存了多少吨冰雪。盛夏七月，一场鹅毛大雪说来就来，眼看着深绿的草原瞬间被染白。可过了一阵子，太阳出来，紫外线极强地照射着，雪不见了，草滩又变回了绿色。只有伸过草原的那两条钢轨，水洗过一样湿漉漉的，看上去闪亮、干净。

在这时节，雨雪是交替上场的。正在

养护钢轨的工人们，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突然就受到了雨的袭击，他们赶紧跑到工程车里躲避。不一会儿，天就放晴了，那就拿起工具继续干活吧。谁知，又是一阵暴雨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好在工人们也摸清了唐古拉的脾气，也能和它自在相处了。

这一阵子，工区盖起了三层小楼，用上了地暖，屋里一片温暖。早晨看窗户，干干净净，映着唐古拉深蓝的天空。霜花早没影了，想欣赏也没有了，可是突然而来的冰雪，还在肆虐，你还得和冰雪继续搏斗。

大风天，一场场暴雪埋了铁路，来往列车被堵，这种情况一年总有那么几次。清理积雪，不光是力气活儿，还考验着人的意志。

有一次，凌晨时分，大家睡得正香，调度打来电话，说雪埋了铁路，可一辆列车就要通过这里，因此必须马上清理。大家钻出温暖的被窝，拿起工具就出门。开门一看，大雪埋到了膝盖那么高！

院里停着的工程车，雪中显得臃肿了许多，更奇妙的是车窗上也结了厚厚的霜花，千姿百态。但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，得赶紧上路。一个小伙子眼疾手快，用手机把那些霜花拍了下来。我看着他手机中的照片，各种各样的玻璃霜花，琳琅满目。小伙子告诉我，很多都是在宿舍照的，有时还跑到其他工友房间去照。多美的霜花啊！像树又像花。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唐古拉没有树，这里也养不活花，但霜花满足了他的想象。工友们跟他打趣道，下次大家把你抬起来，摆到没暖气的房里冻一晚，让你把这玻璃霜花看个够！

天渐渐地亮了，暴风雪停止了，四周一片洁白。一辆列车缓缓开来，顺畅地通过冰天雪地的唐古拉。车上旅客惊奇地发现，铁路边那高高的雪堆旁，站着一排拿着铁锹的人，他们的眉毛、睫毛、胡须上都结着白色霜花。他们的脸黑黝紫红，那是长时间被强烈的紫外线和雪光所灼伤的印痕。站立着的他们，又像是一座座雕像，让人想到唐古拉山上那标志着最高海拔高度的石碑。

有旅客不想放弃这动人的瞬间，于是从车厢里举起手机拍照。手指轻轻一按，这结着霜花的群像就此定格——那是任何霜花都比不上的美丽绽放。

## 书摊、书店、图书城

□李丹崖

一个人，邂逅一本书，一般在三个场所：书摊、书店、图书城。

书摊小小，一张油布（或许油布也没有），几十本卷了边的小人书或不知道哪个年代出版的小众书籍，甚至是电影画报、农业科普……都可能在书摊上出现。

书店琳琅，尤其是有些年头的书店，一般是堆山满案的，甚至是一种书、多个版本，家族式地出现在你眼前，充分满足淘书一族的需求。很多人喜欢去老书店，带着一杯奶茶，一泡就是一个下午，抱着一大堆喜欢的书出来，或者只是看，仅此而已。但我们这样想，现如今，能够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泡书店的人，也不多了。

图书城阔如汪洋，那里的书一般也都锃光发亮，如穿着入时的绅士。因为空间的开阔性，图书城的书，通常还会摆出各种造型，以矩阵的方式的展现你面前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图书城，好比超级市场，各种图书，只要

你能报上书名或作者姓名来，都能从系统中查到，单从检索工具上来看，更智能，更便捷。

但是，不知怎的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，我更喜欢在书摊上伫立，对某一本书卷了角、缺了边的孤本书籍爱不释手。旧书买回来，会做个详细的清理，如给流浪猫洗个澡，然后当家猫来养。我可能也会在书店待上一会儿，但不会一下午，还是喜欢静静在书房看书，另外，书店待久了，就觉得书店老板的眼神可能会怪怪的。去图书城，我一般是直奔目的，看了书目，拿着就走的，那里，肯定不是阅读的地方，就像你走进超市，会在货架前拆开一包饼干来吃吗？即便售货员不过问，那感觉也不舒适。

中国古人认为，书，即是“福”，所以古人喜购书、藏书、读书，搬家亦先照顾好书。今人读书，手捧书卷，更多追求的是“舒”，阅读的舒适感和安逸感，是书带给阅读者的另一种环境要求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角色

□王俊良

●戏里的角色，一言九鼎的大人物，往往只是剧情发展的一个棋子；而说话低声下气，办事儿干练稳健的小人物，恰为剧中主角。

●在台上，大人物的作用，就是百般设置“困难”，让小人物不断去“克服”，推动剧情发展。大人物几无台词，有些大人物角色，能把惊堂木拍在桌上吼一声“退堂”，即可胜任。

●小人物则不然，往台上一站，扮相行腔，须有板有眼，非台柱不可。

●到了台下，待大家都卸去脸上油彩，台上的“大人物”，往往给台上“小人物”端茶倒水。生活中的角色，大都与戏里相反。

## 文史杂谈

## 顾左右而言他

□程泽

西晋臣子满奋，也就是曹魏名将满宠的孙子，他虽然身长八尺，却怕冷又怕热。夏天，“辄膏汗流溢”，汗流浹背；冬天呢，又畏风，裹得严严实实方肯出门。晋武帝司马炎初登帝位，自然也少不了对曾经的高门望族多有仗仗，对满氏家族也不例外。得知满奋怕风畏寒的毛病，也不见外，有意无意想要打趣他一番。

君臣二人在宫中议事，司马炎却安排满奋临窗而坐。满奋发现窗口空空荡荡，没有任何遮挡物，仿佛秋风穿窗而入，直往怀里钻。他浑身不自在。谁知司马炎见此情形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窗边已摆了精美的琉璃屏风，是密不透风的。这下，满奋尴尬起来了，如何脱困，巧化僵局呢？于是他开始顾左右而言他：您听说过“吴牛见月而喘”吗？南方的水牛怕热，白日在日头下热得发喘，夜里看到月亮，误以为是太阳，也忍不住喘起来。

满奋没有直接辩护，反说八竿子打不着的南方水牛，巧妙地寻个台阶下了。比起正向迎刃，顾左右而言他的侧面解围，也不失为一种智慧。

顾左右而言他，常常被认为是故意跑题，拿不相干的话搪塞。其实，如果话不投机，顾左右而言他未尝不是曲线救场。

明明话不到一处，却又不得不应付面对面的寒暄，不说也不好，冷了场也难为情，那就顾左右而言他吧。各说各话，彼此也就懂了，也就长话短说了。

有时，顾左右而言他别有一番曲径通幽的妙处。

悼念亡妻，元稹不夸她貌美德贤，却说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可不比直白的夸赞更动人嘛。

长安城内一片月光，寒冷的秋夜，在家的妻子格外思念远征在外的丈夫，担心着边城寒风彻骨难挨。这份牵肠挂肚，李白是怎么写的呢——“万户捣衣声”！你听，千家万户，老妻少妇，为了赶制冬衣，把布帛铺在砧板上，用木棒捶敲，以求柔软，一下，一下，捣得仔仔细细……不说思念，思念已如潮！

《诗经》里，情窦初开的少年邂逅一见倾心的姑娘，爱要怎么出口呢？既然羞于启齿，那就顾左右而言他吧，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你看洲头的那两只水鸟，相互交鸣，温柔恬静的姑娘该是多么美好的伴侣啊！不着一字，却字字爱慕不已。

又如李峤写风，“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”，每一句都看似“文不对题”，可妙也就妙在这份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，不见风，又处处是风啊。

可见，顾左右而言他，竟还有一种百转千回的浪漫呢。

## 城市笔记

## 如此“孝顺”

□张志松

同事住院动手术后的第二天，我提着水果去看望。紧挨同事的一张病床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神情郁郁寡欢，那样子好像得了不治之症。其实，他做的只是小手术，根本没伤到筋骨。照顾老人起居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，应该是老人的儿子吧，果不其然，还真让我猜对了。

只见男子俯下身来，几乎凑到老人的耳边小声地说：“爸，你吃苹果吗？我现在帮你削。”老人听了微微地摇了摇头，眼皮耷拉着说：“谢谢，我不想吃苹果。”儿子说：“那你想吃什么，我现在帮你买。”老人迟疑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想吃八宝粥。”儿子听了，就从床下纸箱里拿出一罐八宝粥，说：“爸，八宝粥凉了，我把它热一下。”病房里没有加热的灶具，他上哪儿去热？只见儿子把八宝粥放在怀里用衣服裹紧，原来他是打算用体温捂热八宝粥。那一刻，我心头一热，感慨这份孝心。

这时老人要上厕所，因为腿脚不便，儿子取出放在床下的痰盂，然后扶着老人慢慢地直起身来下床方便。老人方便完，儿子再小心翼翼地扶着老人上床，帮老人盖好被子，端着痰盂到卫生间清洗。从卫生间回来，我笑着跟他打招呼，可他像是没看见似的，拿着床下的热水壶跑了出去，很快帮老人打来了热水。不仅替老人擦了脸，而且还擦得很仔细认真。擦完后，他又仔细地帮老人擦了擦手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不感慨地对同事说：“你看，人家的儿子多孝顺呀。”同事听了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见我不解，他小声地说：“其实，这个儿子不是老人的儿子，他亲生的儿子还在外地公司做大老板呢，没时间回来，就花钱雇了人照顾父亲，就是眼前这个小伙子。每天报酬300元，你说他能不‘孝顺’吗？”我听了，转身再看看老人，只见老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后，还是一脸的郁郁寡欢。

